

有感于《禁止馈赠檄》

叶振环

清朝康熙年间,江苏巡抚张伯行赴任后,自己亲笔写了一则《禁止馈赠檄》的告示,全文为:“一丝一粒,我之名节;一厘一毫,民之脂膏。宽一分,民即受一分之赐;要一文,身即受一文之污。谁云交际之常,廉耻实伤;但非不义之财,此物何来?本都院既冰壑萌心,各司道亦激扬同志,务期苞苴永杜,庶几风化永隆”,并张贴在巡抚衙门前。这则不足一百字警吏安民之告示,不仅文采斐然,其内容令人振聋发聩。古时虽没有现代媒体传播这样快捷广泛,但告示贴出后,在江苏官场上引起极大震动,贪官污吏,惊恐莫名;在百姓中产生很大反响,民众百姓,拍手称快。

其实,像张伯行这样的官员当代也不少,每到一地履新,无论是就职演说、或是述职报告和工作报告,都谈到反腐倡廉工作。在网上、报上、书上及广播电视上,乃至大会及小会上,都可看到不少领导讲反腐倡廉问题。但就查处的大官小吏不难看出,有些人当面讲的一套,背后做的又一套;当面讲的是勤政廉政,背后做的奢靡腐败。讲的与做的,明示与背后可谓大不一样。

且说张伯行不仅将自我主张告示于百姓,而且严格按照告示履新践行。他身居显要之职,身处富庶之地,清廉秉直,勤政爱民,嫉恶如仇,不畏权贵。他无论是主政地方,还是主政中央财税物资及教育工作;无论是治理河道等重点工程,还是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,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,以惠及民生为重。尤在江南富庶之地,执政多年,事事处处为百姓利益着想,时时刻刻注重自身廉政建设,而获得百姓“止饮江南一杯水”的称赞。在整饬吏治、发展经济、治理河道、赈济灾民、查处弊案、处理突发事件和上访案件等方面,多次秉笔直书皇上,彰显清官亲民爱民、敢作敢为的为政作风,可以说是执政为民的典范。

所在任职之地,无不留下造福民众之政绩,清正廉洁之美誉,先后被康、雍两帝赐予“天下清官第一”“布泽安流”“康惠宣猷”和“礼乐名臣”等荣誉称号及匾额,也被百姓誉为“天下第一清官”而永垂青史。

古人云,贫贱是苦事,能善处者自乐;富贵是乐事,不善处者更苦。张伯行历任数地巡抚,且是封疆大吏,就时间上不止是“三年清知府”,更没积攒下更多的“十万雪花银”,固然生活清苦,但青史留下美名;相反当今有些官员收受贿赂一经东窗事发,不仅历史留下臭名,自己及亲人还得遭受牢狱之灾,孰是孰非,孰得孰失,孰富孰贫,不言而喻。纵观我国古代若论圣贤,有尧舜孔孟可效;若说文章,有韩柳欧苏可崇;若论清官,有包公孝先可法。当秉承古贤齐家治国的优良传统,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重返讲台

李修乐

参加继光中学120周年校庆,重返讲台即兴赋诗一首,找回了当年当园丁的感觉。

一日继光缘,终生师生情。桃李竞芬芳,香溢麦伦苑。

九华山速写

赵建平



当我写下东郊路三个字,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忧伤。可能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。东郊路对有些芜湖人来说只是一条路名,对我却是一段人生。最初那里是芜湖东郊,稍往东深入便有田与菜地。但西头的东郊路口离镜湖赭山其实很近的。1994年我们家在东郊路洗布山10号定居下来。记得刚入住不久,有个傍晚我信步到赭山顶,华灯初上,我向洗布山的方向看去,灯火闪烁,觉得灯火中有我家一点豆亮,内心很是温暖。此前,我工作在乡下,一直是芜湖的过客,多少回暮色降临时,办完公事的我脚步匆忙地在这个城市寻找可以安身的旅店。今晚不用了,东郊路有我的家。德国著名小说家聚斯金德在小说《鸽子》中,描述房子对于主人公约纳丹的意义:“这是他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的安全岛,是他牢靠的支撑点,是他的庇护所,是他生活中唯一被证实可以依赖的东西。”的确,不仅是那个年代,直到现在也是,房子证明一种存在,甚至是一种尊严。

住到东郊路时,我的女儿刚刚可以上幼儿园小班;我在报纸上发的一些豆腐块文章剪下来刚刚只能贴满一本硬面抄;要两年后这个城市才能诞生一张像样的晚报;那时白天穿白大褂的我夜晚做着文学的梦。每日里送完女儿上学,骑一辆脚踏车经过东郊路去医院上班,会看见向路中间挤压的各色杂货摊,锅碗瓢盆,胶鞋雨伞,针头线脑一应俱全。印象很深的是卖耗子药的,打着快板哼唱:

东郊路

荆毅

“上个星期我没来,你家老鼠排成排,冬咬棉夏咬单,二四八月咬衬衫。老鼠药不算贵,一毛钱一大包,老鼠吃了跑不掉,先麻嘴后麻腿,一口一口吐口水。”

还有卖藕稀饭的,也能梆梆地敲出节奏来。我很快喜欢上东郊路,它的烟火味让我内心感到熨帖。正是住东郊路时,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,从医院到报社,从医生到编辑,人生舞台与布景都变了。生活变成全新的。在这里,孩子由小变大,母亲慢慢变老。有一天下班遇见母亲茫然地站在东郊路口,我跳下车问母亲要做什么,她有些腼腆地说:“儿子,回家走哪条巷?”正是从那一刻起,我觉得母亲开始老了。很多暮色四合的傍晚才匆匆离开编辑部去学校接孩子,女儿靠在水泥球桌边,书包躺在一旁,孩子们都走了,只有她。我格外内疚地让她坐到自行车后座上,带她回家。

那些日子,东郊路低矮的出租房里,还住着一家才子才女,比如我的同事谈正华、唐玉霞,他们因为才华与理想走近芜湖,但人生地疏,居无定所,他们的出租屋,夏季里曾有蛇光顾……有“北漂”“海漂”之说,其实也有“芜漂”,只是这样的三线城市漂泊者,不太为世人关注。同住在东郊路,我们散步聊天,有很多温暖的相聚。当年,各怀理想,我们的改变如同蹦极,但它们只在内部,外在的变化由时间控制。直到如今,我们还是一样亲近文字,坚持着。有文友说坚持并非因为勇猛和自信,而是你与某件事狭路相逢,没有转身的余地。我曾经试着转身,可是晚了,所谓积重

第四问:家庭、事业怎么平衡?没办法平衡,别痴心妄想了。辞职5个月,我出差的天数好像已经比以往10年加起来的还多。理直气壮?那显然是假的。一不留神,老大就上小学了,再一眨眼,老二就脱了尿不湿。错过了什么,我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和娃爹整日不着家的时候,家里全靠老人顶着。心里亏欠,却也只能假装没事。每次抬眼看到老人的倦容,心下一颤,也只能假装无意挪开眼去。不过,被打破的生活也能找到微妙的新落点,颤颤巍巍重新粘起来。因为做教育创业,看了许多大龄孩子样本,开始重新认真思考“对于一个孩子,最重要的是什么”。曾经的一些迷雾,慢慢散去,变得更加清晰坚定。我的世界大了,孩子们的世界也跟着大了。

人到中年,放弃看得见的安稳未来,开始追梦。跌跌撞撞,却也滋味无穷。

十日谈

人到中年 责编:殷健灵

生活是最好的教育者。明日请看《轻舟已过万重山》。

加贺恭一郎是东野圭吾“加贺系列”中的一名警察,《祈祷落幕时》是这个系列的完结篇,其他如《我杀了他》《新参者》《红手指》《麒麟之翼》,都有看点。改编成电影,这个角色由阿部宽来饰演。

电影有一个引子,几个时间段,几个场面,仅用7分钟的时间,就概述了一个叫田岛百合子的女人,从1983年冬天搬到仙台,到2001年因心力衰竭死亡的过程。她有一个儿子加贺恭一郎,在母亲去世后的16年时间里,一直在寻找失踪了的母亲恋人绵部俊一。

电影并没有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展开下去,随后来到2017年。依然是破案故事:东京,夜晚,警铃大作,简陋公寓里,发现一具被掐死的女尸;在5公里远的河岸边,又发现流浪汉尸体,作案手法有些类似:先被掐死,后被纵火焚烧。难道是连环杀手案?就像所有破案电影,勘探现场,寻找证据,负责侦破的警察松宫侑平(加贺的表弟),很快确认死者身份,她是来自滋贺县彦根市清洁公司负责营销的押谷道子,她死在一个叫越川睦夫的公寓里,此人 also 失踪多日。她为什么来东京?流浪汉会不会是越川?他和押谷有什么关联?没有一部侦破电影会一马平川地解决问题。连续调查押谷的关系网,一无所获,而比对流浪汉和越川的DNA,并不相符。案子走入死胡同。

这部电影,有好几次出现柳暗花明的情形,松宫在养老院不经意的一次调查,发现押谷去东京的秘密:押谷认出赖在养老院不走的老妇人,是押谷初中同学、现在东京当舞台剧导演的浅居博美的母亲。在调查浅居博美时,松宫在她家里,发现她与加贺的一张合影。就此,加贺被引入电影,成为电影走向的主宰。由于博美有不在场证明,依然不能确定押谷的死与她有关。但因为加贺在DNA鉴定取证上的指点,流浪汉和越川被确认是同一人。

这是一部复杂的电影,但细节往往会成为破案的关键,悬挂在越川家里的

日历和每个月份上面标注的12座不同的桥名,就是一例。尤其是加贺母亲遗物中,也有类似的日历和一样的标注,那是绵部留下的,经笔迹鉴定,越川就是绵部。这样,就对接上了电影“引子”。12座桥,自然是打开谜底的钥匙。在7月太平桥“洗桥”民俗活动留存的照片中,加贺发现了博美拿着手机在通话的身影。继续调查,博美中学老师苗村诚三曾致她怀孕、堕胎,有人推断:押谷利用博美当过小三一事敲诈她,而博美让苗村杀了押谷,然后博美杀了苗村并点火毁灭证据。事实上,证人证明,苗村并不是越川。

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破案片,和其他破案片不同,当所有线索中断时,加贺把目标对准了自己:“这可以说是围绕我人生的案子,难道关键线索是我吗?”是的,加贺想起了5年前第一次认识博美的情形;想到16年前可能是博美打听自己的住址,可能是她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自己。这么说,她和绵部,或者说越川认识。他们是怎样一种关系?加贺想到了自己的父亲,父亲临死前曾说,只要为了孩子,父母能够抹杀自己的存在。电影中,有一个加贺恍然大悟的特写镜头,所有纷乱清晰起来:绵部,或者说越川,原名浅居忠雄,他是博美的父亲;这个案子本质上是一个父亲用自我牺牲来弥合伤害,用爱来掩盖罪,用情来替代法。

电影用画面还原呈现案件:博美母亲养债养野男人,父女逃债,博美因一个男人对自己图谋不轨,失手致其死亡。父亲忠雄为保护女儿,伪造自杀,并用这个男人的名义继续生活。父女俩每个月在不同的桥上,通过手机隔桥联络。曾认出忠雄的苗村,被忠雄所杀。押谷在东京不巧遇上忠雄,他杀了她,并打算烧死自己,女儿为不让父亲受烧伤之苦,先掐死父亲,再点火焚毁。她说:“这次我来保护爸爸。”整个过程,有温情,但残酷。

说到底,这是一部悲剧,很长,但它终于落幕了,留给人们的,则是一种百味杂陈的感觉。

崭新的家,弄成废品站。客厅、房间、卫生间甚至厨房,到处堆放着废品。除了下雨,她每天多精力充沛地去东郊路上捡纸盒、广告纸、矿泉水瓶子,别人扔的旧包、小孩子玩坏的玩具也往家捡,每次去看她,都要向我如数家珍地炫耀一番。无论春夏秋冬,如果你在东郊路上看到一个身体瘦小的老太,拎个布袋沿路专心捡垃圾,孤独而从容,那就是我的母亲。

在医院工作过的我,知道母亲患上老年性“集物癖”,这满屋的垃圾,在她的眼中都是宝,能给她带来温暖和安全感。每次散步看到小区拾荒的老人,总会有一些心病,她们让我想起白发的母亲。我并不为母亲捡垃圾感到难为情,只是一再叮嘱母亲别去翻垃圾桶,太脏;也怕别人乱扔的碎玻璃伤她手。母亲真的老了,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,她往往一时半会认不出来。当年那个穿着清爽、麻利进出东郊路菜场的母亲不见了。

东郊路,曾是这座城市边缘,凌冬而沉寂。如今它已成中心地段,繁华不夜。但它仍然被称为东郊路。我喜欢它叫东郊路。人之所喜,有时莫名,可能是某种审美选择所致。东郊二字印在心里,让我安静,心力也更沉着。

观平宇锦宇全家合说《海瑞做媒》

江更生

书坛比翼美陈秦,亲上加亲敬似宾。 阁第作场难得听,喜闻海瑞做冰人。 弹词名家陈平宇、陈锦宇昆仲,与秦锦雯、秦锦蓉姐妹喜结连理,兄弟作连襟,姐妹成妯娌,为书坛平添一段佳话。平宇、锦雯双双投拜朱公耀祥为师,锦宇、锦蓉则为朱公介生入室弟子。今蒙宋荣林兄发来四位合演之《海瑞做媒》,真是说赚弹唱,四美并具。



人到中年,脱离了原来按部就班的工作,成为一名每天累成狗的创业人士,有几个问题,我每天都在“扪心自问”。

第一问:两种焦虑,你选哪种?朋友总问我:“怎么样,辞职以后是不是海阔天空?”我一声长叹:好像也没有,其实每天很多烦恼,操不完的心。老人不解这种选择,总在我加班时叨叨:“你说你何必呢,每天那么累,以前舒舒服服多好。”我:“以前也不舒服啊,以前的焦虑是天天担心自己废掉。现在呢,事情是自己喜欢做的,焦虑却来自于围绕着这件事情的搞不定。”每天的心情,起起落落,有时觉得曙光初现,有时眼前一片漆黑。成年人的生活不就是困难如影随形?既然都“不容易”,我选更有意义的“不容易”。

第二问:你已经触到自己的边界了吗?万事不顺的时候,不是没有想过放弃,甚至时不时冒出一个念头:“这是何苦?”但也只是想想而已,一方面开弓没有回头箭;另一方面也总觉得,其

实对自己还不够狠,只是几条路走不通,并没有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,你怎么就觉得自己“不行”了呢?所以总试图找自己的极限。依然会试图逃避不那么擅长的事,拖延装傻,但心里很清楚:必须勇敢。

第三问:你最大的敌人是“自律”吗?有人说,自己最大的敌人

从按部就班到自主创业

松妈

是“自律”。即便是再小的生意,也要给搭档发薪水。更重要的是,我还是个妈,家里有两个孩子嗷嗷待哺。对资金的刚需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放松。想起多年前一朋友下海后总约不上,我纳闷无比:“自己当老板了,难道不是想上班就上班,想不上班就休息?无非少赚一点……”现在终于明白当年多幼稚。时间、进程、外界人事,都像精密咬合的机器,会自动向前推进,你根本身不由己。除非你舍得让机器戛然而止,也同时让之前很多前期努力白费。